



“这是让我‘社会性死亡’，消息传开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公司的同事。”她还担心因此丢掉工作。她说，去年她所在的公司就有十几名员工因为网贷逾期，“暴力催收”的短信发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那里，最终他们因此被公司辞退。而她去年也有类似遭遇，一些网贷平台催收的消息发到了她工作单位的同事、高管甚至集团董事长的手机上。

她说，她明确知道对她“暴力催收”过的网贷平台有易得花、宜享花等，因为发短信的手机号码可以联系上，随后对方明确表明了是为哪个平台催收。

《新民周刊》记者注意到，2026年3月13日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消息：近日，针对互联网助贷业务问题，该局对5家平台的运营机构进行约谈，要求后者在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借贷业务时，“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规定，依法合规开展催收，健全客户投诉解决机制，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”，宜享花平台位列其中。

A女士说，她在这个公司工作已经11年了，公司领导可能是照顾老员工，所以没有辞退她；但她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一再出现，最后会让她丢掉工作。“如果没有工作，没了经济收入，那一切都毁了。”

A女士告诉记者：从2020年开始，因为家庭的变故和大环境造成的工作收入下降等原因，她开始借网贷。最初她还能正常还款，但随着经济压力增大，她不得不在多个网贷平台借新债还旧债，最多时同时在十几个平台借款。直到2024年底，“拆东墙补西墙”无法维持，她在各个网贷平台的借款开始逾期。

“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赖账，还是想办法尽可能还钱。”A女士说，出现逾期后，她主动联系了各个网贷平台，明确表明自己愿意还款，只是因为实际能力有限，无法短期还清，希望对方可以延长期限，让自己慢慢来还。

她向记者出示的截图显示，她一直在陆续还款。其中今年前两个月，她还清了某个平台总计5000多元的欠款。“我每年努力还5到6万元，争取再用3年还清所有网贷。”

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她仍然遭受了“暴力催收”。“我欠款逾期是我做得不对，平台采取任何正规的催收措施，我都认可。因为我没有及时还清欠款，他们要走法律途径起诉我、让我成为失信人都是可以，但是发那些辱骂和恐吓信息给我的公司领导和同事，这就是在把我逼到绝路。”

A女士说，那几天不断收到“暴力催收”消息，在高度的精神压力下，她一度有了轻生的念头，甚至还网购了有毒的药品，所幸最后并没有吃下去。

这次的催收短信都来自归属地为重庆的同一个手机号码，A女士回复短信让对方告知是关于哪个网贷平台的催收，对方没有回复。她多次拨打这个号码，一直无法接通；以这个号码搜索，能搜到一个与之绑定的微信账号，她想添加对方沟通，没有被通过。

为了让对方停止“暴力催收”，A女士拨打重庆110报案，对方说仅凭一个手机号码无法处理，让她在云南当地报案。A女士又到她所在地的派出所当面报案，民警称此事属于民间纠纷，无法立案。“我再三要求之下，他们只给我出示了一个报案记录单。”A女士拨打所在城市的12345热线，得到的回复是让她报警。投诉进入了一个死循环。

现实中，A女士遇到的维权困境有比较大的代表性。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平晟律师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催收人发来的骚扰短信属于语言上的“软暴力”，而且发给了与欠款无关的欠款人工作所在公司领导，涉嫌损害A女士的隐私权、名誉权与生活安宁权等，但是程度还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；派出所民警如果认为这种侵权也达

A女士收到的“暴力催收”短信。

